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慕容紹宗

紹宗，字紹宗，前燕太宰恪之後，居于代。孝明末，從尒朱榮入洛。孝莊初，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為侯，累遷并州刺史，又為爾朱兆長史，行臺。天平中，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遷青州刺史。元象初，進爵為公，除度支尚書，後為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遷御史中尉，除徐州刺史，進尚書左僕射。侯景反，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別封永樂縣子。武定六年，討西魏王思政于潁川，失利，投水死。贈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迹。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立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

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豁其耳目、易其心慮、悟目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于禰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鬬之場、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曰圖南、致符上帝、拯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于顧眄、定寶命于踟躕、恢之曰武功、振之曰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渺海荒忽之外、瀚漠纏廖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劒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已、惟我祖宗、駁宇愛民、重賦未極誅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曰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曰少爲多、詃惑愚賤、大言曰驚俗、驅

扇邪僻、口兵日作、威出體角、肩搖脣鼓舌、候當朔之顧、指邀在位之係論、遂汙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擁兵指闕、傾朝鴆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厗、外逞殘賊、驅贏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徇九江、屯戍不解、役無窮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姪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惏、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刻剝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惵惵周餘、救死無地、至于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甸、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峥嵘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機謀疏、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爲己害、子亡齊之角、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于廢

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覷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于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鷩墜之哀、神祇痛憤、寓縣崩震、于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黷、激雲雷㠯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㠯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于是叙略紛紜、蠱武冠世、盜縧逋竄、尊主康邦、皇上秉厤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旣而元首懷揖讓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埶兩冠、喻㠯好睦、舟車遵淵川陸光華、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蠶、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聲名淪傚、無或可紀、直㠯趫馳便習、見愛尒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披捍左右、㠯命酬恩、猶

當慘頗後至、義形于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

隸、獄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

迹驅馳、庶其來效、長鞭利鍛、銜以制之、既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

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貪實效、寄以

遊聲、軍機催勸、蓋唯畀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禍有積、僥倖

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

討、不義不暱、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illegible]陸、

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

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蚍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實

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

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

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熱圖身、詭言浮

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髦干上、

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竇叛邑、椒蘭比奸、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籍子野之聰、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畢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敦鄰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于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奉款屬路域申㠯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界黃河、望迥幽夏、飛雪千里、冒冰洞積、北風轉勁、實觔角之時、沍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屢兵歲舉、傾河及鄯、塵通隴峽、驅寵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㠯獨孤如顧、擁衆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北備

西擬內營腹心收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跱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邙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號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騖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啟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權揚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因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厥虐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鴟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蠆之禍我承其獘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鄰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諂廢信義以倡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覘

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飛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駟嘯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滅非直三吳嵐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蚩兵權在外恃險躁之風俗欺輕薄之子孫蕭綸兒役之魁豈無商臣之佷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邪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以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衛遊備信納叛亡遠卜懷誅貫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寧若有神莽積禍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被甲蝍蛆舉尾匪正恐旗鼓一接芝蕉俱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

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傲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魏書蕭衍傳、武定六年、衍寇通徐州、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遣慕容紹宗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擊衍境內云云、案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目此爲杜弼作

孫騰

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從介朱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歡都督府長史、隨府遷晉州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後廢帝卽位、除侍中北道大行臺、孝武時、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入爲侍中、尋行幷州冀州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兼司空尚書令、除司徒、遷太保、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

上言犯盜宜準律令

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

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恆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魏書刑罰志遷鄴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上言）

竇瑗

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初為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尒朱榮表為北道大行臺左丞、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容城縣伯、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還太山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時、拜廷尉卿、孝靜時、除鎮東將軍、出為廣宗太守、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授使持節平州

刺史入爲齊獻武丞相府右長史又行晉州事遷除大宗正卿
加衛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
曰明

上表乞評議麟趾制毋殺父條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闡于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馭寓提綱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還淳俾高祖之德不墜于地畫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

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于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禀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以下談者諠譁以明明

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富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魏書竇瑗傳

奏請長廣王禪位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魏書竇瑗傳

難封君義判

尋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罔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曰、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

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于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義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已告齊襄使

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于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外，惟得告于齊曰：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已情推理，尚未遺惑。魏書竇瑗傳，瑗表乞評議麟趾制母殺父條，詔付尚書三公郎中封君義立判，瑗復難云云，事遂停寢。

李和之

和之，建義初為長孫稚馮翊王國典祠令。

造像記

清信士佛弟子馮翊王國典祠令李和之，仰為七世父母及自己身，敬造像四堰，願生生世世恆與善會。碑拓本

雷紹

紹字道宗，武川鎮人。鎮將召補鎮佐，賀拔岳引為行臺長史，歷京兆太守。永熙末遷渭州刺史，封昌國伯，卒贈太尉。

遺敕其子

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于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儉約北史四十九

劉仁之

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郎遷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孝武初徵為著作郎兼中書令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諡曰敬

與彭城王韶啟

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北齊書孟業傳長史劉仁之徵入為中書令臨路啟韶又見北史八十六

姜質

質天水人一云河東人

亭山賦

司農張綸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天水人姜質遂造亭山賦行傳于世其辭曰

夫偏重者愛昔先民之由朴由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于物表夭矯洞達其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託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旣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閒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墀然目之

絺烈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名羽徒分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鶴生于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何侯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菊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于服佩須參次于山陲子英游魚于玉質王喬繫鵠于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欹遲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卻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于其側春夏兮共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憶舊寫本洛陽伽藍記　案北史成淹傳淹子霄好爲文詠但辭多鄙俗與河東姜質

等朋游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

魏靈藏

靈藏、鉅鹿人、爲陸渾縣功曹、

造釋迦石像記

夫靈跡誕遘、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既敷、亦標希世之作、自雙林改照、大千懷緞嘆之悲、慧日潛暉、含生銜道慕之感、是以應真悼三乘之靡憑、遂騰空以刊像、爰暨下代、茲容厥作、鉅鹿魏靈藏河東薛法紹二人等、乘豪光東照之資、闕兜率翅頭之益、敢輒磬家財、造石象一區、凡及眾形、罔不備列、願乾祚興延、万方朝貫、願藏等挺三槐于孤峯、秀九棘于華菀、芳實再繁、荊條獨茂、合門榮華、福流奕葉、命終之後、飛逢千聖、神飈六道、智周三達、曠世所生、元身眷屬、捨百鄣則鵬擧龍花、悟無生則鳳昇道樹、五道羣生、咸同斯慶、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蘇綽

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九世孫文帝召爲行臺郎中除著作佐郎拜大行臺左丞文帝時爲宇文泰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大統十二年卒隋開皇初追封邳國公

奏行六條詔書

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目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

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于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于敦朴

者則質直化于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湻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湻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湻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于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于人敬讓則不競于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湻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閒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敎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于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

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菰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

外之末枝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佀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

士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貝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于是後世稱之不容于口彼瑰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于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

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士，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于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效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

無徵悔矣。

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

治所寬今之宰守當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
赦矣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敎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
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
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
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
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
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
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者明愼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
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
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
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
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勵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

二途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䘏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于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于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

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書蘇綽傳又北史六十三

大誥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于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曰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已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已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烝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克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于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于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㬪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

武在止戈、徒惟司眾、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咨
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
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㠯惠、
董之㠯威、刑期于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
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于孝慈、則骨肉之恩薄、
非惇于禮讓、則爭奪之萌生于茲、六物實惟教本、嗚呼爲上在寬、
寬則民怠、齊之㠯禮、不剛不柔、稽極于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
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
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
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㠯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
㠯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

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曰移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于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泊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于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于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于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周書蘇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

風俗大和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云云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又見北史六十三

七經論

佛性論並周書蘇綽傳

王正言

正言陳郡人大統中為七兵尚書

獨孤信復職議

邊將董戎龔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荆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效實合嘉賞但肅績不終旋致淪沒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衆我寡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周書獨孤信傳信為荆州刺史東魏遣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奔梁大統三年還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正言等議

曹續生

續生、大統中、爲富平令、

造像碑

大魏大統五年、歲次己未二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威烈將軍富平令頻陽縣開國男曹續生息延慶直閤都口夫至道空玄、非言無目申其宗、眞容絕相、非刑像何目表其眞、是目現治富平令曹并邑子卅四人等、各減割家珍造像四軀、上爲帝主永隆諸王公長壽、下及邑子、下闕碑拓本

岐法起

造像記

大統十六年九月一日、佛弟子岐法起造白石像一區、爲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家口大小、無病長年、常與善俱、一時成佛、碑拓本

王方略

造須彌塔記

大魏天平三年歲次丙辰正月癸卯朔合邑等敬造須彌塔一區仰為皇帝陛下師僧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後為邊地眾生常與善居彌勒三會唱在初首下生人間侯王長者合邑諸人所願如是教化主王方略邑師法顯邑師道寶比丘道景比丘僧惠賈仲郭阿石口曹和唯那劉口口 碑拓本

封君義

君義孝靜時尚書三公郎中

判竇瑗表改麟趾制母殺父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其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

汪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于法無違，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魏書竇瑗傳，瑗表言麟趾新制，母殺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此條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中封君義立判云

信都芳

芳字玉琳，河閒人，初為安豐王延明客，後隱于并州樂平之東山，孝靜時，為高歡中外府田曹參軍

駁李業興甲子元厤

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厤歲星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厤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

亢四度晉今月二十日新厤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魏書律厤志下興和元年命李業興改正甲子元厤事訖詔以新厤示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駮

四術周髀宗序

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北史八十九

郭秀

秀字季素范陽涿郡人爲高歡行臺左丞進七兵尚書尋拜卒

與楊愔書

高王欲送卿于帝所北齊書楊愔傳

于子建

子建河南人武定末爲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夫梵燈還㢘長夜翳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啟其目是以神光未滅感膺于西覌金儀雖謝夢現于東漢抑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士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霆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旱之甘露矣惟此區域號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殷周畿甸之土晉啟山陽鄭錫河後餘趙稱鄴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制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穆穆之化口
淸、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皋、則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
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口、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
三魏之逵道、若其沇溴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被散
成帷、人縈若纖、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遊廓、沁水横流、源自
羊頭之山、發于廠谷之口、滔滔晉域、作紀懷方、引溉過于鄭白、流
穢踰于汾澮、但波漸臺雉、岸合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于秋
雨時降、水潦口驚、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育岨乘車之義、事切朝涉
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子建、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平皋令京兆杜護宗、前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
將軍州縣令扶風馬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寧燕景裕、征虜將
軍郡丞東平李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操木百里、鵲起來官、共治民
瘼、況同椒兼辛、俱看危濟、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拔思包匪濟難之

仁俯□□寵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沙禰訪津之懇懃音啚問俗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傳咸屬周時稱其板橇與城俱廢乃于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朝文武□懷熹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卄四日所□便訖不煩退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凌晨之費修柱揭目插泉華表鬱而轍漢紅□交架已□□綺蘭聯綿而雲布引北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況四生蹄駁同悲欣之境十因還匝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敎遺擬彼岸之喩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宜晝扵之功虛爐乃運石立碑嶶鐫啚像窮般馬之巧盡金牓之鏤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之會其詞曰

淸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于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句其一芒芒禹績眇眇桓功爲魚左衽遡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疆敷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句麗其新邑憑帶山河莅苴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緝壽溝可蘇潢流可挹其三粵余承乏謬厠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虎意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其四渾渾泌水冀道名川既難揭厲又阻口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塡辰不再浹斯構已宣其五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沬去齊過牖敬託三尊資憑四部髣髴彼岸依俙可久其六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碑拓本

宦官

劉騰

騰字青龍平原人居南兗州之譙郡孝文世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太和末進冗從僕射宣武時歷中給事遷中尹中

常侍、加龍驤將軍、拜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進太府卿、孝明即位、封開國子、靈太后臨朝、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公、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尋與元叉幽太后于宣光殿、進司空、正光四年卒、年六十、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冀州刺史、太后反政、奪爵發冢、

奏請定中宮車制

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

詐爲胡玄度等列誣清河王懌

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魏書元叉傳

列女

張氏

張氏中山人國子博士高謙之妻

誡諸子

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魏書高崇附傳

路僧妙

造釋迦像記

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爲亡夫造釋迦象一區願令亡夫捨穢從眞神超蔭海面奉慈顏願見在眷屬□鍾善集舍門□□辨比丘僧□□耆□文□

碑拓本 案寫亡夫造像則路僧妙是清信女豈當時士女通稱耶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五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一

上前廢帝勸進表

否泰沿時，殷憂啟聖，故六飛在御，三后興符。伏惟陛下運屬千齡，智周萬物，獨昭繫象，妙極天人，寶曆有歸，光宅攸屬，而將安獨善，不務兼濟，靈命徘徊，幽明載佇。伏願時順謳謠，念茲宗祏，用捨勞疾，允答人神。魏書前廢帝紀，長廣王曄建明二年三月，至邙南，尒朱世隆奉廣陵王東門之外，行禪讓之禮，羣臣上表云云

上太武帝書

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魏書古弼傳，太武時上谷民上書

為太武帝讓沮渠牧犍書

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

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税商胡旨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懇援谷渾提挈爲姦罪七也承赦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旨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慾情蒸婬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酖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條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魏書沮渠牧犍傳世祖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

上言賈相遇石人事

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

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老父化為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魏書靈徵志下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

上言大石文

往曹氏之世上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著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一石記張呂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記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晃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

辯左右、此郎上象靈契眞天授也。魏書靈徵志下眞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

上言積穀

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魏書食貨志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

奏上太上皇帝尊號

昔三皇之世、澹泊無爲、故稱皇、是以漢高祖既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魏書獻文帝紀皇興五年八月禪位太子于是羣公奏

奏屍與

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覩者有千百于時人皆異之魏書□□□大和九年有司奏

奏檢罷僧尼

前被敕旨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麤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魏書□□□太和十年有司奏云云奏可

奏長孫慮乞代父死

慮于父爲孝子于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魏書長孫慮傳慮列辭尚書乞代父命尚書奏高祖詔恕其父死罪

奏處裴植死刑孝明初卽位

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

滿百人已下身猶尙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騷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案詐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魏書裴叔業附傳兄子植爲度支尙書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尙書又奏

奏尼太后喪儀

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遐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衺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

詔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瑤光寺有司奏云云又見通典八十

奏太后父依前詔稱太上

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魏書張普惠傳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表太后傳詔議者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顯遂奏

奏請許崔光伯解職

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之、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魏書崔亮附傳亮從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從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

靈太后令從之

奏請優賚閻慶胤

案慶胤自臨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

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魏書良吏閻慶胤傳、有司奏、靈太后卒無後賞焉

奏置齊獻武王陵官

齊獻武王勳高德重、禮絕羣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長丞主陵、今請置長一人、丞二人、錄事一人、戸曹史一人、禁備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舊、魏書官氏志、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

國號議

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魏書道武紀、天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

曰猶見太平御覽

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于成湯之世，故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魏書靈徵志下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于太平郡議者曰）

遣師援于闐議

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書于闐傳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

議撰親祀七廟儀

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遒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通典作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魏書禮志一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于是群官議又見通典四十九）

王公五等爵有罪降本爵一等議

官人若罪本除名、已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敘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實爽、愚謂自王公已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魏書刑罰志延昌二年詔議律之制與八坐門下參議皆以爲

答諸儒問

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爲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通典九十八案魏時云云

野王縣孔子廟記

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水經沁水注魏太和元年孔靈

度等㠯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正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眞刺史

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于廟治中劉明别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

劉靈䰠㠯宣尼大聖非

碑頌所稱宜立記焉

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㠯奉烝嘗同上

邑主仇池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象記

夫靈光弗曜大千懷永夜之悲玄蹤不遘葉生哈靡導之懷是㠯如來應羣緣㠯顯跡爰暨□□□像遂著降及後王茲功厥作輔國將軍直閤將軍□□□□梁州大中正安戎縣開國子仇池楊大眼誕承龍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胤稟英奇于弱年挺超羣于始冠其口也垂仁聲于未聞揮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則九宇咸駭存侍納則朝野必附彭王衛于三紛埽雲鮋于天路南穢既澄震旆歸闕軍次□行路逕石窟覽先皇之明蹤覩盛聖之麗迹矚目□霄泫然流感遂爲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區凡及衆形罔不備列刊石記功示之云爾碑本

鉅鹿太守呂顯頌

時惟府君尅已淸明綏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百享長齡殘書

呂顯漢傳祖顯爲慕容垂河間太守皇始初呂邵來降拜鉅鹿太守民頌之

李洪演造像頌

邑子李洪演

夫靈光郁烈雖體洞埃塵然一乘覆運則十踵兢發故釋迦出沒有其四也是呂邑義等皆藉出繭蕙秀貫煙霞悼純暉之日削恨重闇之年俟遂相率捨爰圖嘉石于此爽塏營像一區庶蹕万品等階十号頌曰

湛矣澄源修哉寶觀息彼摸擬適茲陳讚事等手足道猶花機遠迴分津淸濁交糺有釋迥興體苞聖達淨樂蕭然常我無過三徑是塡五蓋修脫六度告離雙林顯末於穆邑義虜夏之梁爰樹瑝像髣髴遺光功崇先祀福潤見方咸躋六吉永拔宿罪武定二一年

三月一日造訖碑拓本

弩機銘

正始二年二月廿日左尚方信廿作吏李貞旦待詔孟胡師左轉除待詔李昌師造拓本

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屯夷遞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恆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崩淪磵閣堙褫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于門北一里西上鑿山爲道峭岨槃迂九折無以加經途巨礙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簡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旗嶓漾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嶮難升轉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降開創舊路釋嶺磴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

校令賈三德領□□□□□□□□□□入其成其事三德巧思機發精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蹋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塡磴棧豁碎嶮梁及自迴車至谷口二百餘里連艫駢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于是畜產鹽鐵之利紈錦罽毲之饒充牣川內四民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迺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西帶汧隴東控樊襄河山雖嶮惟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疆永懷□□□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隆高閣有車轔轔咸夷石道駟牡其騑千載絕軌百

兩更新，敀刊巖曲，㠯紀鴻塵。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卄日戊申梁秦典籤太原郡 王遠書石師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鑿字

案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年爲永平元年餘功至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極矣哉後之君子異世同聞焉碑拓本

齊郡王祐造像銘

夫玄宗沖邈，跡遠于鹿闕，靈範崇虛，理絕于埃境，若不圖色相㠯表光儀，尋聲教㠯陳妙軌，將何㠯依希至象，髣髴神功者哉。持節督涇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齊郡王祐體荫寢儀，天縱淑茂，違成實之通途，識眞假之高韻，精善惡下當有之字碑本脫之二門，明生滅之一理，資福有由，歸道無礙，于是依雲山之逸狀，即林水之仙區，敀神像于青山，鐫禪形于玄石，締慶想于幽津，結嘉應于冥運，乃

作銘曰

芒芒玄極眇眇幽宗靈風潛被神化冥通舟輿爲本廣濟爲功德

由世重道召人鴻臨樾淨境口絕塵封圓形泉后構至雲松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福田有慶嘉應無窮熙平二年七月廿日造碑本拓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二

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

君諱紹字元興河內溫人也晉河閒王右衛將軍還散騎常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太尉公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武王欽之玄孫晉河閒王侍中左衛將軍贈使持節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謚曰景王曇之之曾孫晉淮南王祕書監還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晉祚流移姚授冠軍將軍殿中尚書大魏蒙授安遠將軍丹陽侯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簡公叔璠之孫寧朔將軍宜陽子驃騎府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略陽王府長史道壽之子君夙稟明頮（案此規字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禮義呂成頮姫可證也）武德擇作穎設纂承徽烈洪業

方隆生志未遂以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子（案此年月甲子皆誤）薨于第以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遷葬在溫城西北廿里記之

遙哉遠裔緬矣鴻胄承符紹夏作賓于周貞明代襲奕世宣流誕生夫子剋纂徽猷崇基方構嘉業始脩蘭摧始夏桂折未秋感戀景行式述遺休（碑拓本）

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銘（延昌三年正月）

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魏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夫人資含章之淑氣稟懷寂之奇風芬芳特出英華秀生婉閑河洲鼓鐘千里年十有七而作嬪于司馬氏自笄髮從人撿無違度四德孔脩婦宜純備奉舅姑以恭孝與名接娣姒以謙慈作稱恢寬心靜質聚成物軌謹言慎行動為人範斯所謂三宗膺矩九族承規者矣又夫人性寡妒忌多于容納敦桃夭之宜上篇小星之

逮下，故能慶鍾斯五男三女，出入閨闈，諷誦崇禮義方之誨，旣形幽閑之敎，亦著然盡力事上，夫人之勤，夫婦有別，夫人之識，捨惡從善，夫人之志，內宗加密，夫人之恤，姻于外親，夫人之仁，夫人有五器而加之以躬儉節用，豈悟天道無知，與善徒言，享年不永，以嘗橫集，春秋卌有二，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癸卯遘疾奄忽，薨于壽春，嗚呼哀哉，卽三年正月庚戌朔十二日辛酉歸葬于鄉墳河內溫縣溫城之西，寔以營原與壟，寔野成巨，故式述淸高，而爲頌云。

穆二夫人，秉和誕生，蘭蓀蕙猱，玉潤金聲，令問在室，徽音事庭，方字洪烈，載古流名，如何不淑，早世徂傾，思聞後葉，刊石題誡。碑拓本

洛州刺史刁遵墓誌銘

高祖協，元亮，晉侍中尙書左僕□□□□□□□□□□□□□□

□□□□□□□□□ 夫人彭城曹氏 父義，晉梁國□□□□

□□□□□□□□□ □□□□□□□ 曾祖彝大倫晉侍中徐州牧司空義陽□□□□□□□□□ □□□□□□□祖暘仲遠晉中書令金紫左光祿大夫□平□□□□□□□□□□□□□□ 父雍淑和皇魏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徐豫冀三州刺史東安簡公 夫人瑯邪王氏 父□□□□□□□ □□□□□□公諱遵字奉國勃海饒安人也姓氏之興錄于帝圖中葉□□□□□□□□□□□□廣淵謨明有晉祖父以忠肅恭懿聯輝建□□見者世往傳聞□□□□□□□□之外不復銘于幽泉也公稟惟岳之靈挺基仁之德忠□本于立□□□□□□□以小節而求名無虛譽以眩世少能和俗于人無際但昂然儁然者大□□□□□□侍中中書監司空文公高允皇代之儒宗見而異之便以女□焉太和中□□□□□□辟拜魏郡太守寬明臨下而德

治于民正始中徵爲太尉高陽王諮議參軍事王呂公有古人之風器而禮焉俄而轉大司農少卿均節九賦呂豐邦用莅事未幾遷使持節都督洛州諸軍事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公之立政惠流兩壃平陽慕化辟地二百方一江河成功告老上天不弔忽焉降疾熙平元年秋七月廿六日春秋七十有六薨于位朝廷痛悼百寮追惜贈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兖州刺史侯如故加謚曰惠禮也惟公爲子也孝爲父也慈在臣也忠居蕃也治兄弟穆常棣之親朋友著必然之信尊賢容衆博施無窮藏仁抱義行藏罔滯溫恭好善桑榆彌篤小子整等泣徂年之箭駛痛逝籛之告祥奉靈輀而號擗遷神柩于故鄉呂二年歲次丁酉冬十月己丑朔九日丁酉窆于饒安城之西南孝義里皇考儀同簡公之左松門永閟深扃長鏁庶鐫石于下壤仰誌德于幽泉其辭曰

攸攸緜緒帝儓之胄驛代貞賢自唐暨晉明哲迭興忠能繼儁在

洛雲居、徂揚岳鎮、氛鯨與虐、金麻道亡、於昭我祖、濟難來翔、位班鼎務、朔望斯光、顯顯懿考、奉構賸璜、依仁挺信、據德樹則、紐邇出守、入讚台衡、惠露千里、道懋槐庭、清風遙被、微音遠盈、曰登農武、播稼是司、巍巍高廩、禮教將怡、遊城侯捍、戎泯佇治、秉旄肅命、董牧宣威、方叔剋壯、燕頷退齡、庶乘和其、必壽泣信、順而徂傾、攀號兮罔訴、擢裂兮崩聲、銘遺德兮心召廉、刊泉石兮慟深扃、　夫人同郡高氏　父允侍中中書監司空咸陽文公　碑拓本棻出石乾隆中出土後一角其銘云帝偉之肩偉字雖誤當是帝堯借僥爲之僥又變作偉從人從尾此碑復誤爲偉耳

崔敬邕墓誌銘　熙平二年十一月

祖秀才諱殊字敬異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烋女父雙護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胄其在隆周
遠祖尚父實作太師秉旄鷹揚尅佐撫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
美故已備之前冊不待詳錄君即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胄積
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然諾之信著于童孺琦
音玉震聞于弱冠年廿八而儁華茂實已響流于京夏矣被旨起
家召爲司徒府主簿綱贊槐衡能和鼎味俄而轉尚書都官郎中
時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革正復以君兼吏部郎詮敘
彝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宮衛復
以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居喪致毀幾于滅性服終
朝廷以君膽量凝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略無滯徵君拜爲左
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刺史出圍僞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
效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勇忠懃之稱實顯于茲
永平初聖主以遼海戎夷宣化佇賢謂慎契丹必也撫接于是除

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鑣始邁、聲猷已先、麾蓋踐境、而溫膏均被、于是殊俗知仁、荒嵎識澤、惠液遂于遐邇、德潤淳于邊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位、搢紳痛惜、姻舊咸酸、依君積行、褒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禮也、孤息伯茂、銜哀在疚、攀號罔訴、泣庭訓之崩沈、淚松楊之以樹、洞抽絕其何言、刊遺德于泉路、其辭曰、

緜哉遐胄、帝炎之緒、爰歷姬初、祖惟尚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叙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以和、獎幹以貞、響發邦巳、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敍、出佐邊戎、謀成幃幕、績著軍功、偽城飆偃、蠢境懷風、王恩流賞、作捍東荒、惠沾海服、愛洽遐鄉、天情方遠、衛爵惟良、如何倉昊、圖實淪光、白楊晦以籠雲、松區杳而煙邃、藐孤叫其崩慼、親賓撫而

垂淚。俯層窩而擢號。痛尊靈之長祕。誌遺德兮何陳。篆幽石兮深邃。嗚呼哀哉。碑拓本

齊青相涼朔恆六州刺史高植墓誌銘

君諱植字子建勃海蓨人也闕下茂烈皆備之國籍家傳不復更錄闕下之子君稟靈原之秀闕下懿□□機□□者顧暘闕下求至道于司衿始此闕下宣武皇帝闕下皇帝已闕下衞闕下理沉下闕絕白驄之闕下我已方約我已闕下心始□奸詐之輩闕下君在闕下□神□飄然闕下泉闕下至德□虛稟闕下名山□循下闕贖兮闕下豪痛彼蒼者天喪此明公瓊矣哲人惟義是依每見我君終始許師大魏神龜闕下碑拓本

司馬昞墓誌銘 正光元年十一月

君諱昞。字景和。河內溫人也。晉武帝之八世孫。淮南王播之曾孫。魏平北將軍固州鎮大將魚陽郡宜陽子興之子。先室屯離。宗屏

介否。乃祖歸國。賞吕今爵。奕世承華。休榮彌著。君有拔萃之奇。挺世之用。神風魁崖。機悟高絕。少被朝命。爲奉朝請。牧王主簿。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從驃騎府上佐。遷揚州車騎大將軍府長史。帶梁郡太守。在邊有暐略之稱。轉授清河內史。此郡名重。特吕人舉。不幸遇疾。已正光元年七月廿五日薨于河內城。朝廷追美。詔贈持節左將軍平州刺史。非至行感時。孰能若此。吕庚子之年玄枵之月廿六日丙申。葬于本鄉溫城西十五都鄉孝義之里。刊石誌文。而爲辭曰。

君侯烈烈。玉操金聲。高風愕愕。履歷徽榮。奄然辭任。沒有餘馨。鐫茲泉石。用銘休貞。碑拓本

偃令李超墓誌銘 正光六年正月

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懸同。故避改云。秦州隴西郡狄道縣都鄉華風里人也。雅著高節。敦襲世風。言行

足飾與作成準倫情孝友四心名義安貧樂道息論過之譏介然
峻特標確焉之操弱冠舉司州秀才拜奉朝請除恆農都冠軍府
錄事參軍事卒沁水縣巨政崇治綽居尤最爲受罪者所誣章憲
肅誤聽被茲深劾除名爲民于是廿年中浮沈閭巷玉潔金志卓
爾無悶到熙平二年甫更從宦補荆州前將軍騎兵參軍事復作
掾令已受拜垂垂述職遘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日卒于洛陽縣
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孤貞華首訖于二邑門從無兩遠邇酸
恨懷之百姓長慕喪氣雖陳留之哀望胡季叡不是過也越六年
正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葬洛陽縣覆舟山之東南玄壤難窮陵
谷時異刻茲陰石照序光塵

泱泱顯族斂彝西垂代襲清則杳炳羽儀道妙之門緒風屬斯惟
祖惟考偶儻瓌奇昌謨迭翻高蹤明規杳藴无隄玄契不貲揔脩
異貫員應紛枝灼灼伊君山立淵渟棲貞宅正寢纓履程懿鑠爲

質醇素用情均治禮世氣重財輕亦既從招旁溢鴻聲隨牒出入
鑑勿力誡爰莅近邑先遵儀形絕交獨坐化動陰賓俶德貽咎衆
賓叵蓋拂袵歸來餝轅彌帶恂恂鄉閈万殊一會優柔善成无小
无大垂白再仕汎爾治流階倫稍降盛業愈遐逞作後城士女承
休纔頓方馳盡土悲愁尅節炯言引賞靡徵端恭妄砥家俗虛曆
權彼圮跡事畢篇絕長源未輸深咼乍卷蘊此逸機空生徒返茲
兒易鼦瞬毒難遣楨瑚疏棘泉房寒遠孀孤向癲妹弟攜咀式鐫
沈石託注幽篆
妻恆農楊氏父談衛郟州主簿息女孟宜年卅六適恆農王始儁
郡中正息女媛姿適逆西常彫侍御史息女仲妃適武威賈子諡
凉州治中息道沖息女婉華息女休顏息女四輝息道逸年十六
息道栖年十三
南秦州刺史司馬昇墓誌銘

君諱晃字進宗河內溫縣孝敬里人也其先晉口帝之苗裔曾祖彭城王禮金聲于晉閣作蕃牧于家邦祖荆州才地孤雄聲玉譽于江左來賓大魏為白駒之客始践北都逢授侍中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州諸軍事封琅邪王後遷司徒公父口口口鎮剖隴西開右著唯良之績君纂帝王之資憑萬乘之胄夙慧早成絕于羣輩君志性貞明稟操鯁直又能孝敬閨門肅雍九族鴻才峻邁聲溢洛中以孝昌二年釋褐太尉府衞參軍又除懷縣令雖牛刀恥雞且錦遊邦里莅政未幾禮教大行君臨茲百里承流敷化故能申述典謨奉遵皇猷使盜息如姧藏合行如禁止懷邑之民咸稱良翰方席好爵而窮仕路極纓冕以官王寮如天道無徵弔善徒言遺疾一朝哲人云亡以天平二年歲次乙卯二月廿一日春秋卅有一薨于懷縣贈使持節冠軍將軍都督南秦州諸軍事南秦州刺史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溫縣但以日月

不停遷窆有期墓門刊誌勒銘泉扉其詞曰

盛矣脩源發業晉軒隴西之子琅邪之孫如冰斯潔如玉之溫往賢諧美今儁何言慕武彭城承流全晉萬乘之胄龍德之肩辰極方高蒼海比潤崇基卓立鬱矣孤峻少播令問弱冠飛聲克壯集譽讚彼槐庭帝嘉明德作邑懷城義風烟郁道化雲行才明不壽自古在先顏生二九萎哲殲賢之子之亡如仕之年永辭白日長歸黃泉遠送平原葬于溫縣隴樹冬寒夏凝霜霰勒銘德挻誌其鄉縣萬歲千齡誰問誰見 碑拓本

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 元象二年十月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也靈根遠秀啟慶兆于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于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猜公勢重鄰伯揖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皆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昭武烈望摽中夏惠沾朝野愛結周行考侍中尚書令司

徒公英風秀逸儁氣雲馳糾顧帝鄉威流宇縣君稟慶緒于綿基挹餘潤于海澳幼尚端凝長好文雅非道弗親唯德是與逍遙儒素之閒慕申穆之遺風徘徊文史之際追牧馬之逸藻至于濫春灑翰席月抽琴邁昔哲曰孤遊超時流而獨遠熙平啟運起家爲司空參軍事轉揚烈將軍羽林監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兩兼忠義奮發還城斬將鑾左同歸朝廷嘉其能縉紳服其義假驃騎將軍行襄城郡事君著績既崇賞勞未允尋除使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荊州刺史于時偽賊陳慶萃祓攻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剋保邊隍全恬民境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享年不永春秋卌三元象元年正月廿四日終于家皇上動哀能言灑淚迺有詔曰故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荊州諸軍事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澄識用閑敏氣幹英發擁握蕃翰誠効剋宣臨難殉軀奄從

非命言命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粤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遷葬于故鄉司徒公之塋千秋易往萬古難留故鐫石泉門昭彰永久其詞曰

丹虯降祉姜水載濤大人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釁龍釣流聲經綸宇宙莫之與京肖司下蕃公衡上宰既顯爲巨復擁東海四履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傳華無故伊宗作輔忠義是依清濁昏霧橫埽塵飛日月再朗六合更暉玉帛斯集福祿攸歸仁壽無遠積善空施風酸夏草霜結春池崑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矣長離碑拓本

全後魏文卷五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